

当代中国画坛山水画代表人物画集

徐义生

主编 李永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义生画集/徐义生绘.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12

(当代中国画坛山水画代表人物)

ISBN 978-7-5305-3821-0

I. 徐… II. 徐… III. 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3646号

当代中国画坛山水画代表人物·徐义生画集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 编: 300050

网 址: <http://www.tjr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刘子瑞

策 划: 北京儒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主 编: 李永红

设 计: 王影

责任编辑: 齐林 陈一

印 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0

印 数: 1—3000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5-3821-0

定 价: 1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画坛山水画代表人物 画集

徐义生

主编

李永红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艺术简介

徐义生，1943年生于陕西岐山。早年师承石鲁、何海霞。35岁考取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分配至西安美术学院任教。1991年调至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曾担任过系主任、院长与陕师大艺术研究所所长等职。教授职称，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在伦敦、纽约、东京、大阪、新加坡、温哥华、北京、深圳等地举办过个展。作品被海内外多家研究机构及个人收藏。《太白秋肃》等作品被国家画院收藏。《扑面山风带夕烟》选入《中国美术全集》并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作品曾先后获得过省、国家和国际优秀奖、特别奖十多次，出版画集、诗词集、文集12部，含作品2000幅（篇）。



雄秀朴茂 雅颂新风

——徐义生的艺术世界

□崔庆忠

引言

20世纪60年代，在古都西安，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携手倡导“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强调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强调对生活的感受和体悟，用笔墨语言表现西北的雄强壮美景观和对生活的理解与感受，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朴实宏大，一改几百年来文人画的传统模式，创造性的发展了中国画艺术，确立了一种富有生活气息的新的图像范式，形成了雄浑的“黄土高原”风格和质朴清新的乡野风格，给当时的中国画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被誉为“长安画派”。

江山代有才人，笔墨当随时代。数十年过去，新一代长安画家在经历了巨大思想变迁后，立足本土，继承发扬“长安画派”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反映现实，凭籍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郁的乡土风情，以新的审美情怀和语言法式，构成了鲜明的艺术风貌，使新时期的中国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转变，独秀一方。其中，徐义生就是新一代长安画人的优秀代表。

徐义生是一个虔诚的艺术实践者，是长安画派石鲁与何海霞的弟子，还是李可染的研究生。他几十年如一日，秉承着长安画派的艺术理念和创造精神，坚持深入生活，对景写生，努力躬耕于传统与现实的艺术沃土，把传统审美精神用于当代生活的表现。他参悟诸子，体察先贤，承继传统文脉，感受当代审美要求，修炼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使得他的眼界和心胸开阔而深邃，绘画中的文化浓度浓厚而深远；与此同时，他持之以恒地师法造化，“搜尽奇峰打草稿”，不论世风如何变幻，社会如何喧嚣，他都会年年背起行囊，踏上秦岭山脉和黄土高原的写生征程。他在孤独中跋涉了几十年，凭籍着自己的过人才情和不懈追求，已经创造性的发展出一种具有生活美、自然美和文化美意义的绘画图式，进入了一种以温柔敦厚为基础的优美如歌的抒发心性之美的艺术境界。

一、尊重感受 体悟生活

——观照自己内心的美的追求

20世纪是中国山水画又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其发展全局来看，其发展呈现着多元探索状态：一部分山水画家重视古代山水画传统，注重追求古代文人画的符号化、

抽象化的高逸境界，试图从传统山水范式中走出一条山水现代化的道路。黄宾虹就是这一路画风的卓越代表。一部分山水画家重视师法造化，重视生活，走写生和创作相结合的道路，注重追求人生回归的艺术情怀。力图在表现自然美的基础上，将其上升到文化美和艺术美的高度。石鲁、李可染的绘画探索昭示了来自生活的传统的水墨山水

的绘画高度。一部分山水画家受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求助于特殊肌理和抽象语言或综合表现，在倾向于现代水墨探索中希图通过现代构成意识触摸到天人合一的关系。这三路中国山水画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交揉形成了20世纪中国水墨山水的新景观。

尽管山水画呈现出上述主要几个方面，但任何绘画的发展都不能够被简单地归于几个类别，当我仔细审视徐义生的山水画作品时，就又多了一份感慨，他的山水画包含了以上三种艺术倾向，既重视对传统笔墨的研究和锤炼，又重视由李可染和长安画派等前辈画家开创的由写生而创作山水并追求诗意境界的艺术道路，还重视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和借鉴，从构图到设色到笔触和线条的运用，力图追求更丰富的绘画语言美，以表现更加质朴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意趣，从而获得了更加感人的视觉效果，使得其作品更具现代风神。

徐义生出生在陕西，学画之初有幸拜在石鲁、何海霞与李可染三位现代国画大师的门下，作为艺术大师的弟子，徐义生并没有仅仅从表象上去学习前辈大师，而是把他们的那种深入生活，观察大自然，拜大自然为师的教导参透，在熟读传统与自然这两部书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个人感受和审美判断赋予自己的绘画创作之中，力求在自然美和生活美中生发出具有丰富人文气质的艺术美。几十年来，徐义生一直坚持遵循这条艺术道路，上承传统文脉，近接由石鲁、何海霞与李可染所开辟的新的艺术道路继续前行。春秋更替，年复一年，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对真山真水的挚爱，行走在秦岭山脉和黄土高原之中，践行着自己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理念和认知，把自己的情感因子赋予给了大地山川，以自己特有的审美感受，捕捉、吮吮和吐纳着山川的自然之灵气，创造性的描绘了一幅幅充满人文情怀的山水作品。

欣赏徐义生的山水画作，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画风雄秀朴茂，富有生活情趣，在表现自然美和生活美的基础上展现了沉厚质朴的艺术美。徐义生是自然泉林的歌者，是注重生活美和自然美的开掘者，其诸多的作品都表达着热爱乡土生活的情怀，不论画的是恬静宁谧的田园景色，还是含着苦涩味道的山野气象，都给人以亲切的审美感受，发人深省的家园怀抱情结。这应该说是从“长安画派”注重作品生活气息的感染力而开拓和发展起来的。也更是徐义生认真的面对生活，面对自然，尊重自己的艺术感受的结果使然。众所周知，作为绘画作品，不管你是描绘客观实在的审美再现，还是反映主观思维和精神意趣的主体表现，无不直接或间接得之于自然的创造与化育，也就是传统画论中所说的“造化”。有唐以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已经成为一条中国画艺术创作的重要法则。这一创作法则在中国绘画的发展中一直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即使连一向追求“作画贵有古意”的一代大家赵孟頫，也有“久之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的心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古今共识的命题，近些年来却受到冷落，其原委，一般多归咎于近十几年来各种艺术思潮的兴起。另一方面，则还有对前几十年片面强调生活决定论的逆反，既有对生活的政治庸俗化解释的抗争，也有对拔高和扭曲的指定性生活的厌恶，还有对把生活作为大棒时时悬于文艺家们头上的反抗。再加上急功近利、浮躁等心理以及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注重生活在许多画家的创作过程中，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致使一种新的公式化、概念化、空洞无物的甚至于相互抄袭拼凑的作品成为流行样式。对照徐义生的作品，似乎这十几年的画坛风云，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只是默默的实践着，他拨去原来人为的强加在生活表面的虚假与扭曲，以得到生活的真谛，他尽量避开新潮与今潮的前后冲刷，以努力保持着艺术的自己。他那充满生活激情与真实的作品，让同行们好像推开了关闭了

多年的窗户，看到了灿烂的阳光，感受到山林久违的清新与田野的气息，更赢得生活对艺术作用的认识与共鸣。

“在我的生活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每逢周末假日，常约同行好友远离都市，陶醉于山川、河流与乡间，得益‘烟云供养’。生活是我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它成就了我的艺术。”徐义生如是说。

是的，生活成就了徐义生的艺术，是生活让我们在欣赏徐义生的绘画作品时，感受到一股雍容沉厚的艺术魅力，一股弥漫着画家个人情怀的山水清音。勿容置疑，艺术是表达情感的，只有回到感性才能使情感常新，审美常新，进而艺术常新。因为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应当植根于他的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中，不过艺术从来不是生活的简单翻版，更不是生活的横向位移，它应是生命情感的象征性形式，一件艺术作品，留给你和使你回味的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美？是酸楚？是苦涩？是辛辣？这些心理感受其实就来自于艺术家的一种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思考，凝聚着画家情感的主体特征。换句话说，一个成功的艺术家要想创作出优秀的能打动人的作品，就必须善于感受生活的种种氛围，特别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氛围，因为这些氛围能集中表现社会潮流、时代气息、生活的本质。它和人的命运、需要、期待交织在一起，其中包含有炽热的情感、冷静的思考，从而也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命的存在状态下的内在人生意味。很显然，徐义生是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川林泉之间，将自己的艺术思维与艺术情感和对生活的感悟，用自己最直接、最切肤、最动心、最有实感的表达方式表述与描绘了出来。仔细赏读他的山水画，我们不难感到画家丰满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在他描写秦岭山川的山水画中，虽然散发着一一种恬静、优美的自然之美，但伴随着其中人文景观的现实描述，我们却感受到

一股内在的带有某种忧郁气质的苦涩之美，这一由生活而来的美的传达赋予了传统美学中以温柔敦厚和阴柔美为主的优美以新的内容；而当我们审视画家笔下的黄土高原时，我们却又感受到一种不同于秦岭山川的另一种美感，那是一种苍凉、朴厚、充满阳刚大气的悲壮之美，这一悲壮之美的传达，在以阴柔美为主体的传统绘画美学中显得更富有时代意义。应该说，对于自然美的这些人格化的感受表现，丰富了传统美学中优美和壮美的审美内涵，显示了画家深刻自我的艺术感受力和把握力，以及独特的生活感悟。

何海霞晚年在观看徐义生展览时就很郑重的提到“注重感受，有感而发”的问题。可见，他的老师是十分看重这一点的，事实上，徐义生从艺术感受出发在艺术美学上所表现出的新内涵，已经让他走进了一个长安绘画的新境界。面对徐义生的绘画，何海霞说：“徐义生...我很喜欢，感到他是西北地区一个有修养、了不起的画家，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他能广泛吸收，是很有希望的陕西画派中的重要一员。”这是老一辈艺术家对后辈的肯定，也是对徐义生所走的艺术道路的褒奖。

应该说，徐义生的山水在尊重感受、表现林泉之美的基础上努力开掘了山水的绘画美、艺术美和文化美。注重生活，注重写生，注重感受的精神性表达，赋予自然山水以独立的人文气质，丰富了徐义生山水的审美内涵，成就了画家的绘画艺术。他的这一绘画探索和追求，昭示给我们的就是其合于时代节拍的艰难跋涉，由笔墨至上的文化意趣的表现转向对自然生命和生活之美的探索，使我们看到了绘画作为绘画更为重要的部分。当然，注重生活感受，探索自然林泉之美的表达，不是一个简单的具象或者写实问题，其传统的笔墨意趣也必然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的确，重新发掘自然美，丰富

由自然美生发的新的美学意趣，探索绘画语言的丰富性和形式美在今天有着很重要的实际意义。在艺术作品反映生活和溶于生活的今天，在世界艺术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注重感受，发掘自然美的文化意义和丰富自然美的审美内涵而不仅仅是承继传统笔墨的形式美和文化意趣，显示了更高的创造勇气和艺术献身精神。

二. 典雅富丽 精致浪漫

——青绿山水的盛世篇章

徐义生的山水画，即遵循着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又有着新时代的人对自然和传统的理解。在他的创作中，充盈着真性情、真自在和真绘画精神，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曾被赞者誉为“风格鲜明，功力深厚，手法多样，题材广泛，情调高雅”。事实上的确如此，当我们面对画家的青绿山水画时，就会更深切的感受到，在他的青绿山水的创作和探索中，不但显示了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力，鲜明的艺术风格，高雅而庄重的艺术趣味，更是彰显着画家自足自信的文化价值判断力。如果说徐义生的大部分画作在努力开掘自然之美和由此而生发的艺术美的话，那么他在青绿山水方面的探索则主要是在努力开拓色彩形式语言的绘画美、形式美和文化美。

青绿山水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门类，二十世纪以来在青绿山水方面，从事青绿山水创作的人越来越少。在老一辈画家中大千和何海霞可以说是在青绿山水方面探索的佼佼者。尤其是何海霞先生，他的青绿山水开掘了注重自然美和生活美的新风气。

徐义生作为何海霞的弟子，秉承老师在青绿山水方面的艺术探索，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对于青绿山水的探索和研究。他继承何海霞先生的对于自然美和生活美的开

掘，赋予了以富丽的庙堂气为主要品格的青绿和金碧山水一种新的文化和艺术气息，那就是平和朴实，清静典雅，富于生命活力。将贵族化的金碧和青绿山水在生活美的开掘中赋予一种新的文化气质，用徐义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平民贵族化”风格。

回看绘画史，青绿山水画是中国古典山水中与浅绛山水并峙的一种绘画形式，它在总体上于隋唐两宋时期达到一时的辉煌，涌现出了展子虔、大小李将军、二赵等画家，此后便渐渐走向边缘。在文人画家群中，王诜、赵孟頫、文徵明等在主要进行笔墨山水创作的同时，也曾涉足于这一画体，但比之墨笔或浅绛山水，青绿山水由于缺少文人画家的普遍关怀，在艺术语言建树及文化内蕴开掘上似乎逊色许多。这一切正为当今的山水画家留下了一个艺术创新和开拓的空间。徐义生就是对传统青绿山水形式语言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画家之一。他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照，以现代审美的独特视角，对传统青绿山水的笔墨、色彩及空间、造型等进行了全面的解构与建构，将古典青绿山水的程式法则转用到自己对于现实山水的独特理解之中，变化传统青绿山水的语言元素，融汇现代观念与情怀，在日新月异的文化风潮中，打造出了属于他自己，同时也属于当今时代的山水画表达方式——平和富丽的生活化艺术。

传统的青绿山水大多是一种勾染体式，即用墨线勾出轮廓后，再用墨色分染，因而它更强调色彩的层层积染，并由此形成深邃华丽的色感。这也就减弱了笔墨的表情，笔墨所承载的哲学意蕴及民族审美积淀也就不能充分体现，笔墨自身的意趣也受到了一定限制。而徐义生的青绿山水，从表现生活美和自然美入手，在努力融合传统笔墨意趣的基础上，实现了笔墨与重彩的巧妙结合，从而把青绿山水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创造了一种新的青绿山

水绘画语言图式。

将笔墨意趣在青绿山水中的灵活运用，来自于画家笔墨语言的精湛控制能力，更来自于画家追求生活和自然美的艺术契机。为了让笔墨语汇在青绿山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徐义生在笔墨语言建构上做了富有成果的努力，譬如在皴法上，徐义生的山水皴法一方面是对自然山石肌理质感的笔墨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延承着传统的皴法体系。这一皴法体系是小斧劈、雨点皴、刮铁皴等短笔触式的皴法，与麻皮皴、荷叶皴、解索皴等线性皴法不同。徐义生的皴法本质上是一种纵横交错笔触的集合，但它又比小斧劈丰润，比雨点皴宽厚，比刮铁皴轻盈，它用自己的特有品质丰富了这一皴法体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这种皴法为基盘，以书入画，笔笔写出，以娴熟的笔墨技巧在有法无法中综合运用皴、擦、点、染、积、破等传统法式，对青绿山水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艺术表现。

在青绿山水的着色上，徐义生的山水并不仅仅是传统青绿山水的层层积染，他是以大笔铺染和小笔点染相结合的综合运用。在具体设色中，他特别注重强化画面的主色调，即每一件作品中，都只有一种统括全画的色彩基调，它或是赭石，或是汁绿，或是石青，或是石绿。再在这一主色调的基础上变化一些色相。鲜明的主色调使其作品的色彩呈现出一种单纯之美，而变化的色相又使这种单纯不致失之简单。与他的景致、笔墨一样，其色彩也不是对自然物外观色相的机械追摹，而是对沉积在画家心底的色彩意象的如实表达，因而，色彩本身就具有独自的审美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色彩不仅与笔墨皴法等语汇联手谱写着青绿山水形式美的现代篇章，同时，它也与穿叉在大山大水中形态各异涧边树丛相互呼应，既拉开了景物间的空间纵深度，也加强了色墨辉

映中的层次感，使得作品具有质朴而又雍容富丽的自然之美。

这种铺染式的色墨辉映的着色法，一方面对应着画家自我情感的宣泄和现代形式美，一方面也关联着传统青绿山水现代转型中的另一个问题。在古代山水中，青绿山水与浅绛山水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分别对应这所谓“工匠的”与“文人的”文化特质，如何在青绿山水的工致与刻画中，融入文人式的写意精神，也是古代青绿山水画传留至今的一个问题。徐义生铺染式的色墨辉映的着色及其简捷的笔墨都带有明显的随机、自由、松动感和写意意趣的形式美，从而用一种疏简的语言塑造了文人画式的青绿山水的全新形象。

这种疏简的语言所形成的形式美，的确给人一种“平民贵族化”的感觉。但是综观徐义生的青绿山水，它所传达的是一种“典雅、富贵、精致、浪漫”的盛世风范。所谓典雅，典就是经典，雅是高雅。典雅是首先强调绘画的文化性，“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典型性创造样式，强调经典，就是在强调文化性的同时强调民族性。就此而言，徐义生的青绿山水有着很强的典雅气息，传承着一种特有的民族文化气质，以及时代所赋予青绿山水的新的形式语言意趣，其中既有受西方色彩艺术的浸染所产生的新的语言因素，又有来自生活和写生的对于自然美的典型化提炼，更有对于传统经典青绿山水的文化气质的现代展现。

所谓富贵，富贵有两层意思富丽和高贵。一个国家进入强盛和富强期，经济的大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大繁荣。有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才会有体现富贵风格的艺术作品的可能。中国在21世纪政治上正变得越来越强大，经济上越来越富足，反映在绘画上，那就是画面的富丽堂皇，辉煌灿烂，是一种贵族化的、充满富贵气的殿堂艺术。物质的富有造成的精神气质是贵族化的，以文化寓于其中，

就会内敛而含蓄、雍容而华贵。就此而言，任何一个盛世都有着富贵风格的存在。盛世富贵，是紧随时代，是时代兴盛的体现和需要。赏析徐义生的青绿山水，无不透出一股自足自信的富贵气息，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他的这一富贵气息，由于重视对生活美和自然美的开掘，而有一种质朴平和的富丽雍容，其金碧灿烂的辉煌中有一股平民化的贵族气息——重视生活和自然美的富丽和大气，一种充盈金碧殿堂之气而又自然真实的美丽景观。

第三就是精致，精致是从形式与技法而言的。徐义生的青绿山水笔墨技术精湛，法度森严，画面精细而不粗糙。应该说，精致是与典雅和富贵相联系的，要使绘画作品典雅和富贵，必需精致。这就要求画家在艺术语言上必须下苦功夫，技法要尽精微，只有尽精微，才能致广大，才能达到典雅、富贵的世纪艺术气派。

而面对徐义生的青绿山水，同时也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浪漫是任何一个进入盛世的民族的普遍心理，一种甚至超越豪迈的主题情怀——自信而又充满幻想，一种优雅自信的天真性情。在上个世纪，我们的民族艺术曾经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那时的浪漫，应该是一种苦涩和变形的浪漫，而徐义生的青绿山水所传达出的浪漫气息，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足的、自信的和自觉的理想主义情怀。

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政治的强势和经济的强大，中国画艺术必然会逐渐呈现出“典雅、富贵、精致、浪漫”的盛世风范，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艺术发展的时代要求。由此来解读徐义生的青绿山水画，就更有了一定的时代意义。以徐义生现在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素养储备，如果他能够继续精深地探讨山水艺术的现代风貌，在青绿山水方面必然会越走越宽，相信他还会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

三、亦诗亦画 诗化人生

——诗画交融的长安风范

徐义生的绘画艺术不仅仅体现在笔精墨妙和创造性的继承发展了长安画派的画风，在他的绘画中更蕴含着一股抒情诗般的韵味，充盈着一股优美、自然的情调和浓浓的诗化气息，绽放着一种诗意的纯净和感人的力量，这是一种诗画相彰的诗境之美。这一诗境之美的获得来自于徐义生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个诗人的独特艺术气质。

徐义生是一个古体诗的钟情者和实践者，作为一个画家诗人，他的古体诗的写作是其绘画艺术的延伸，也是他寻求艺术体验和文化意趣的独特个体努力。在他的诗歌中，既有言志抒怀的感世之作，也有和朋友的应酬唱和，而最多的还是具有朴素自然之趣的田园诗作。读他的田园诗，和欣赏他的绘画一样，有一股浓浓的清野之趣，一种纯净美好的家园情怀。“农家向暮树泼青，当户蜀葵晚照晴。田老缘木席地坐，花猫依主绕膝鸣。持身漫议风和气，孝母细言佛与僧。夜久柴门相送罢，苍茫禾稼看流萤。”（《晚步入山家》）读来亲切自然，如同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大唐是一个诗歌的时代，故都西安曾经见证过唐代诗歌的辉煌和灿烂，生活在西安的徐义生，追慕先贤诗风，面对泉林，短吟低唱，抒发自己的艺术情怀。他以诗人的眼睛观察自然，以诗人的心灵体悟自然，并将诗歌所蕴含的韵律、节奏和情感采入画中，用以塑造视觉艺术形式。在他笔下的山水景致，无论是险峰峻岭，还是寻常巷陌，皆幻化出浓浓的诗意，不但使人共鸣于心头，也同时使人遐想于画外，形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品格，实现了他的诗性追求。

自古以来，诗歌与绘画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

式，但是又具有内在的联系与融通。在古代，人们早就注意到了诗歌与绘画相互融通的艺术之美。宋代画家郭熙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也曾说过“诗画本一律”，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也认为“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正因如此，我国古人很早就通过题画诗这一形式，或以诗入画，将诗意、诗境转换为画意、画境，以“有形的”、“无声的”绘画形式来凸显“无形的”、“有声的”诗歌的意境；或将绘画美转化为诗意美，将画境转化为诗境，以诗写画，以诗文之长，补绘画之短，使绘画作品的意境和趣味得以生发。我国古代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一幅幅意象生动、笔墨苍劲、色彩淡雅的中国画，使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构成一件件极富东方文化神韵的艺术品。

徐义生笔下的山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他以诗性的眼光来扑捉景观，取象立意。因此，他常常能够运用精炼的笔墨韵味时或勾勒出一幅幅内蕴深厚宏阔壮观的景象，时或描摹出一处处清逸淡古的田园风光。使观者既能感受到一种浓烈乡土情怀，又能体味到观画如诗的艺术享受。

然而，对徐义生的山水画进行审视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单单追求诗情画意的表象，而是在注重绘画性的基础上对其赋予更深的文化和人文内涵。这一点，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是顺应山水画艺术自律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回观中国绘画史，可以知道，中国画，作为一门有着独立特质的艺术门类，它走着一条自己的艺术道路。这是一条走向文化的道路：由唐宋绘画的重视物的塑造，重视绘画性，重视表现自然之神韵，至元代开始转向对于笔墨自身的文化意趣的表达和追寻。从此，由元代四家等开辟的重视文化意趣的艺术方向，在明清两代得以继续发展。就山水画而言，由于元代文人画的崛起，明清以来的山水画发展更加重视绘画的文化性，其绘画性的追求退居第二

位。何谓绘画性？绘画性，是造型，即含有具象的造型，又包含具有制作特征的抽象形式的探索 and 思维能力。却不是如同书法书写固定的符号样式的中国画一样，包含着更多非绘画的因素。就此而言，还中国绘画的绘画性，就是复兴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概念和符号的固定雷同，是绘画创造的主要羁绊，它从一定意义上，谋杀了绘画艺术。本来，概念符号式样的艺术，并不一定没有创造和绘画表现意义，但是当僵死和雷同和固定的模式、规范的符号成为不断描述和操练的事情的时候，绘画还是不是绘画，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了。在此，并不是一个具象还是抽象的问题，因为具象和抽象的造型本身都还是绘画的，不过要把他们变成符号，成为一种“象形”式的语言，就已经不是造型意义上的绘画了。因而，不要过多地执着于固定的符号样式，从造型出发，从自然的描述出发，发现由造型意义生发出来的属于艺术创造的艺术思维和创造理念以及其新的文化意义，才是中国画家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而从当下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自然美的讴歌和开掘也是当代山水画回归绘画性要求的重要方面之一。赏读徐义生的山水画，从一定意义上，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绘画作为绘画，如同唐宋绘画一样，其绘画性是第一位的，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文化诉求，相反，更是将绘画自身的文化性提炼出来，使绘画更称其为绘画。如此一来，徐义生的山水画，就多了一份在探索绘画语言的丰富性和形式美中重要的实际意义。而徐义生本身就是诗人的诗性思维，决定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充满诗意化的。

如果说画中有诗的精神内涵是画家在诗意化的绘画美中注入自己的情意传达，那么它的形式诗境则主要表现在画面的物象布局和艺术形式充溢着的节奏和韵律美上，从徐义生的山水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注重绘画性

的基础上，用物象自身表现节奏和韵律，画中的山、水、树、人、房的高低、大小、连绵起伏等形的构造和相互依存的运动关系，使其富有音乐般的节奏；而物象的体面层次的丰富变化关系，使其画韵律横生，诗境盎然。读他的画作，使人对其画深感钦敬和赞叹的同时，也会由此多了几分感慨与启示：中国艺术家素有“诗画同铸”的传统，尚在古代，能诗能文的画家比比皆是。可反观当今画坛，随着文人群体的式微和文人传统的凋残，画家与诗人逐渐分道扬镳。画面上诗意的缺失，实际上标示着画家自身诗人气质的缺憾。当年苏东坡称道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如今几成隔代遗风了。而徐义生那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那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那苦吟炼句的诗人笔墨，那山水寓情的诗人视角，统统借助于他的那枝画笔，流泻于尺幅绢素，才使他在众多山水画家，卓然特立，生面别开。

徐义生笔下的山水生动自然而美丽，那种源于自然之美而生发的注重绘画性的艺术之美和文化之美，是对自然的诗情画意般的讴歌。徐义生曾在他所出版的诗集中说到“我不明白，为什么人类的诗几乎都是苦涩的，就连那些愉快或雄壮的篇章里也浸透着苦涩和沉思，否则便水流花谢，很快被人遗忘了。但是，人却是为了寻找愉快才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也许正是他笔下的山水为何如此具有诗情画意美的最好诠释吧。

结语

徐义生的山水画艺术，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享受。面对他的作品，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画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和强大的文化价值判断力。感受到经典的文化样式和人文内含，高雅的文化品味和艺术格调，灿烂的

高贵气息。

面对他的作品，一股文化的追求和品格的峥嵘激荡着你，你所感觉到的是他的独立化的绘画语言，风格化的个人作品，美学化的沉厚自然。你所感觉到的是他过人才气、勇气和自信以及坚强不息的求索精神；你所感觉到的是他善于学习传统，和对待外来艺术的有容乃大的气度和胸怀。

面对他的作品，一股沉厚自然、朴茂雄秀、华彩内敛的自信气度洋溢在其中，一股生命的意识和文化的自觉显现在其里，一种笔墨当随时代的由新的时代要求所赋予的新造型法式，在丰厚的东方哲学意蕴中彰显着自足的力量和神采飞扬的雅颂新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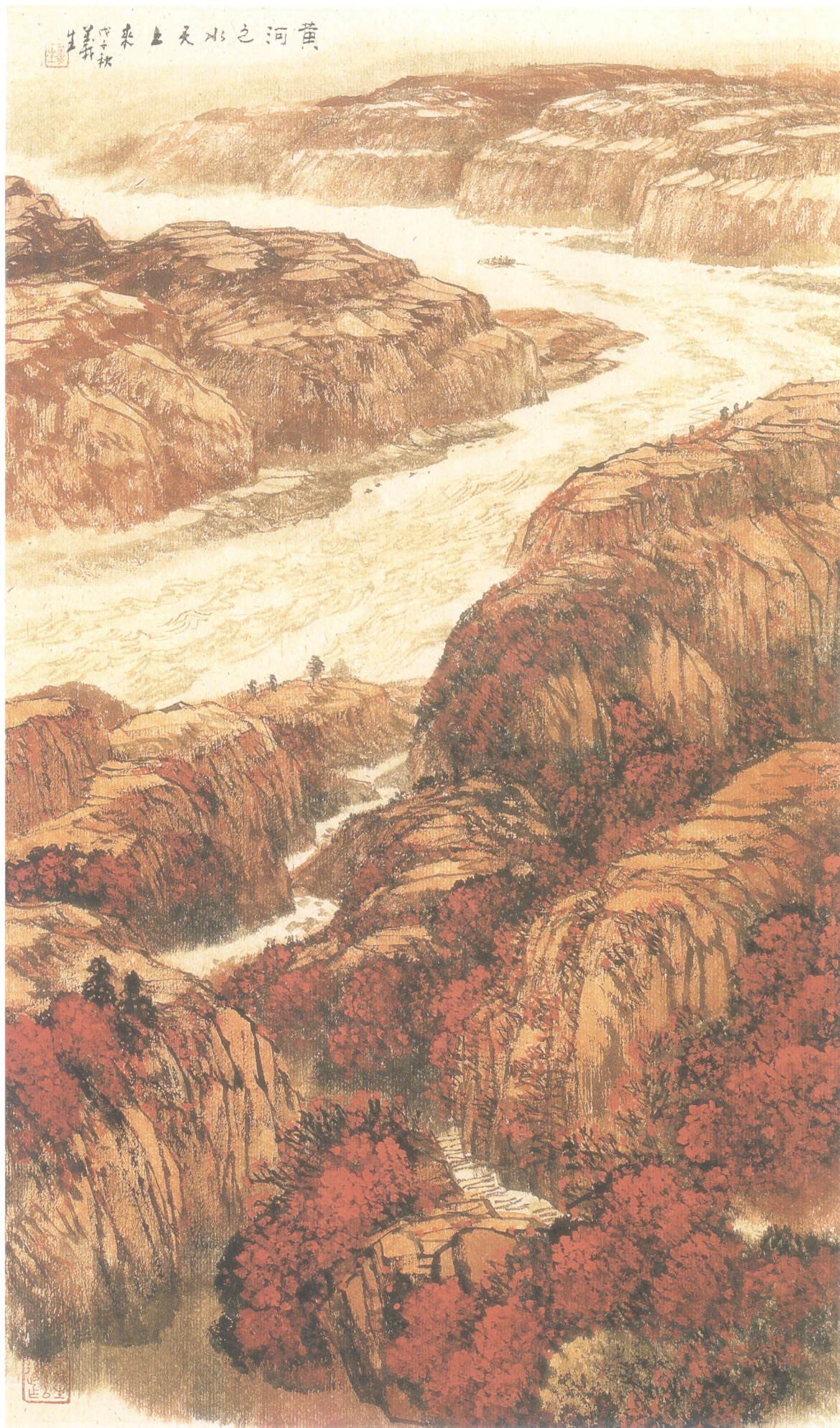
凭籍着自己的艺术探索，徐义生不愧为当代长安画派中一位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画家。“当初信誓旦旦的时候，也许感动过上帝，冥冥之中，我竟然在人生的林莽中，碰见了伟大的石鲁、何海霞和李可染。今天，我很想坐在石头上歇一歇，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三位长者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云霓之中。我在他们面前曾经陈述过心愿，甚至夸过海口，几十年来，我也似乎看出了他们的堂奥，因此，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个庸才。……我已不在乎天地间的风起云涌，我只为仍然保留着一点做人的忠诚而感到平衡。”这是徐义生在他一篇自序中的叙说，我反复读了数遍，至今还令我感动不已。他是在向他的三位老师诉说，也是在向自己诉说。这是一个对艺术执着虔诚的后来者对三座高峰的承诺，也是一个高标准要求自己的艺术家的自警和自励，更是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对一个既定的高远目标，矢志不渝的追求与万难不辞的信念……

(崔庆忠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品鉴定中心主任 研究员)

当代中国画坛山水画代表人物 陈永平

作品：黄河之水天上来

尺寸：70cm × 45cm



当代中国画坛山水画代表人物 陈永平

作品：雾馥水滨

尺寸：65cm × 43cm

